

卧
龙
生

野
狐
禪



当代文学研究丛书——武侠系列

野狐禅

卧龙生 著

①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(新)新登字 08 号

野狐禅

(武侠小说导读):

(全三册)

卧龙生 著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编:830046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保定满城科技胶印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20 印张 450 千字

1996 年第 1 版 1996 年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 7—5631—0565—4/I·74

定价:25.80 元(上、中、下)

内 容 简 介

威震江湖的少林、武当等九大门派一夜之间威风扫地，竟变成了“九小”门派，昔日威严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“龙飞帮”和“凤翔教”两个原来根本籍籍无名的野狐禅！

而泰山论剑大会苦战过关博得武林盟主宝座的“寒风才子”微生不孤，也居然一栽到底，成了孤家寡人，再也不能号令江湖，只落得一片凄凉、顾影自怜！

这一切，都是由“武林生死簿”闹的！

“武林生死簿”，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邪玩意，只要上了武林生死簿，纵有天大本事，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“夺魂花令”夺去性命！若想从生死簿上除名而侥幸逃生，唯有将灵魂卖给生死簿主，终身供其驱使，为虎作伥，残杀不甘为奴的武林同道！

生死簿主，更是如同鬼魅一样，无影无形、神出鬼没，不仅武功高强，而且心狠手辣，任何人只要被他相中；从此就算福星高照、噩运当头了！

更可怕的是，江湖多少英雄，无论老谋深算的江湖长者，还是血气方刚的初生牛犊，都没见过这位隐形无踪的生死簿主，甚至连他是男是女、是老是少

都不得而知，也就是说，他可能在你的身边，可能就是你的朋友、兄弟、师尊或者同床共枕的妻子、丈夫！

一时间，江湖人人自危、互相猜忌，一场相互残杀的悲剧永不落幕似地不断上演着，腥风血雨布满江湖……

当此武林生灵涂炭的危难之秋，久已暗淡功名的微生不孤挺身赴难，义无反顾地重登盟主正位，尽管此时的盟主已成了带头受难的同义词，尽管前途艰险、荆刺丛生，还有接踵而来的猜忌，怨恨和背后捅来的刀子……

理解万岁！微生不孤的义举，终于赢得了江湖同道的理解和支持，各路英雄起而响应，更有诸多痴情艳女倾心钟情，刀枪林中，竟也透出几分春色，红绡帐内，却又蕴藏一片杀机……

全书情节曲折，情感动人，情意绵绵，一个情字，消去了生死簿带来的萧瑟之气，留给我们的，却是几多慨叹、几多妙趣……

目 录

- 一、夜半黑棺..... (1)
- 二、鬼堡幽魂..... (38)
- 三、无情毒媪..... (74)
- 四、姜世狂夫..... (114)
- 五、委身遭辱..... (152)
- 六、怀刀西施..... (187)
- 七、艳女血屠..... (226)
- 八、野坟租命..... (263)
- 九、姹女迷神..... (302)
- 十、苦海神船..... (340)
- 十一、圣阴艳后..... (381)
- 十二、天妒红颜..... (424)
- 十三、艳关难过..... (464)
- 十四、死宫之舞..... (504)
- 十五、地狱之门..... (544)
- 十六、裸女剑阵..... (583)
- 十七、生死簿主..... (623)

一、夜半黑棺

月光光，心慌慌，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“疯狂别墅”所有没有事的人，都睡成死猪了，荒郊野外的，却走来个帅哥肩担……一口乌漆抹黑的棺材！

一个帅哥肩担棺材，四处乱跑，幸好四外无人，要不然不被他吓死，也会被吓昏。

帅哥好像是走累了，将棺材轻放在地，自己跟着一屁股坐在棺材旁边，自言自语起来。

“简直就是活见鬼了，我一个好好的武林盟主不做，跑去找什么‘翡翠狐’，结果累得跟狗似的，还什么东西也没瞧见。

这没关系，连累师父和一些打杂跑腿的也跟着瘪着脸，甚至莫名其妙的丧失武功……也不知道犯到什么太岁了！”

他正在嘀嘀咕咕念个没完，突然耳朵一动，眨眼道：

“姨，有人在打斗……这里不是武当派的禁地吗？怎会有人不要命的闯进来……”

他这话很奇怪，他也闯了进来，不也是不要命啊？

只见他搔了搔头发，一脸的犹豫，正在考虑到底要不要过去眯一下，或是插个小手，解个小危？

他哀叹连连“还是少管闲事算了，自己都有些自身难保了，还管别人什么事，唉，若不是太幸运了，让自己乱打乱撞的恢复

五成功力，现在连个棺材也扛不起呢！”

他耸了耸肩，就想不管。

但又天性多事，忍不住想管，真够伤脑筋的！

松林深处，这时正剑光霍霍，黑影飘飘，三个用剑的青袍老道，把一个水灵灵的红衣少女罩在一片森森剑幕之中。

那红衣少女手无寸铁、凭着一双纤纤肉掌与轻灵曼妙的身法左冲右突，无奈三个老道剑术精奇，三支长剑点、刺、劈、戳，配合得真好，任她施出浑身解数，竟无法突破那绵密的剑幕。

红衣少女厉叱连连，三道人却一味的挥剑如雨，把她向一株古松下苦苦逼迫。

看那三个老道的武功剑法，其中任何一人似乎都不在红衣少女之下，但不知怎样的，他们却不肯把她一剑戳死？这样不是更干脆！

蓦地——

一个面容清瘦的长髯老道，匹练似的连挥三剑，迅疾、奇诡、狠辣，炉火纯青一流剑招，竟把那红衣少女给砍得险象环生，手慌脚乱的连连的倒退。

“喇”的一声。

忽见——

一个“国”字脸型的老道，撒手撒出条绳索吊在古松之上，迅疾的在下端结成个活口，然后飘身退开。

这时。

那红衣少女已被迫得快要发疯，娇喘吁吁，渐渐的背靠树干，如此一来，虽则背后有凭，但前方压力陡增，而灵活的身法至少打了七拆八扣。

一阵青芒打闪，右面的一个乌髻高髻老道，手中长剑施出一式“惊鸿流泻”，斜斜的划向红衣少女的肋下，剑光闪烁不定，看

来难躲难防。

红衣少女一声娇叱，身躯微侧，急翻玉腕拍出一掌，荡开剑势，但是前、左两支长剑后又递到，一袭“志堂”，一点“喉结”，同为必救要穴。

几乎是在这间不容发的同一时刻，右侧高髻道人的长剑又向她“章门”穴上刺去。

红衣少女眼看三支长剑一齐袭到，恨得咬牙切齿，仿佛意图拚命，竟自抛开左右不顾，玉掌翻处，朝正前方长髯老道连出七招。

“丝——丝——”两声裂帛声中，红衣少女左右两侧的衣衫各被划破一条长长的口子，露出了雪白的肌肤，毫忽之差，而未伤到皮肉。

两个老道的宝剑拿捏得够用准的！

这只是瞬息中事，三个老道忽的各自飘退三尺，仗剑肃立。红衣少女汗透罗衫，都快要没力气了，娇喘着粗气，厉声道：

“堂堂武当名门，竟然是些以多欺少的杂毛，你们究竟要把姑娘怎样？”

长髯老道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女施主既不肯随贫道返回三元观，那就只好在此树下自行了断了。”

红衣少女冷笑道：

“本姑娘仅仅逛了逛三元观，难道就犯下这等杀身大罪吗？”

长髯老道语音坚决道：

“女施主窃窥了本派重大机密，又不肯吐露门派师承，是友是敌，令人难料。”目光一掠树上那条悬垂的绳索，接一道：

“所以本派只好杀人灭口了。”

三丈外的那个手托棺材的白衣怪人，闻言一震，憋想在心：

目前江湖当真是变了，这自诩为正大门派的武当一派，有什么不可见人的重大秘密？竟要杀人灭口，逼着个女子活活上吊，真是有够夸张的！

他原对武当派就无好感，付思中，比较没力的身形微微一晃，那乌光鉴人的棺材，在树荫中便也闪了一闪。

红衣少女正面对着举棺材这边，蓦见乌光闪烁，心头陡然一凛。

她再回头瞧瞧树上那条绳索，情知今夜要想生离此地，恐怕是不容易，芳心一酸，情不自主的滚落下两行清泪！

原来——

这托棺人早已悄悄掩近，只因对眼下情况不明，所以不便现身，三个老道因面背他而立，所以并未发觉。

忽听长髯老道缓沉的，复又说道：

“女施主事已至此，如有身后之事，不妨说出，贫道当尽棉薄，为你一了心愿。”

红衣少女，女螭首微昂，冷笑道：

“你这话是当真呢？还是猫哭老鼠——假发慈悲？”

长髯老道歪着嘴巴，沉声道：

“贫道这大年纪，身为三清弟子，焉能对你一个后辈口出诳言！”

红衣少女忽然幽幽一叹，楚楚可怜的道：

“我这身后之事，说来简单，但我已经要死了，人死百了，何必再要烦劳道长……”

她口里这样说，心里贼兮兮的猛打转。

长髯道人似是被她凄苦情态所动，心下有些不忍，遂毅然道：

“贫道言出如山，向无反悔，女施主尽，快说出吧！”

红衣少女泪光凄然，叹道：

“如果道长不能实践诺言，又当……”

长髯老道震声道：

“贫道当横剑自绝。”斩钉截铁，字字铿锵。

举棺那人暗自冷笑道：只恐老牛鼻子要上当了！

一念未已，只见那红衣少女目泛异光，缓缓道：

“道长这般古道热肠，小女子泉下感恩不尽……”语音微顿，目光一掠另外两个抱剑道人，道：

“唉！那黄泉路上阴惨惨、冷清清，恶鬼凶神，到处都有，我一个人走去多可怕，多孤单呀！”

她生就一副机伶机俐，俏眉俏眼的调皮神态，这番话说将出来，更是活灵活现，使人骤感阴风惨惨，死气沉沉，浑身一阵冷哩！

长髯道人没有开口。

红衣少女忽而眉峰耸动，语声如刃，道：

“所以，我第一个心愿，请道长在我死后立即……”

忽的玉臂，一伸，抓过那绳绳索活扣，似欲引颈就刑。

“立即怎样？”

“立即动手把你这两个同门杀死，也让我在黄泉路上有两个一流剑手做做伴……”

三道人全都喝斥要她住口。

红衣少女不管这些，只听她接着说下去道：

“至少我第二个心愿更简单，只须道长举手之劳，把我们三人的尸体运回三元观，纵起一把大火，让它统统烧个一千二净……”

长髯老道沉喝道：

“住口！”

另外两个老道突的前欺三步，青钢剑斜斜举起。

红衣少女不知是恨？是怕？一双凤目瞪得像两颗星，大叫道：

“你们这些猪，魔鬼！我为什么要住口？难道你老牛鼻子悦话是放屁！”

这个红衣少女真够刁钻，泼辣，连珠炮似的又是骂又好问，直把二个道人气得浑身发抖，杀机涌现！

毫光一闪。

左面“国”字脸的老道剑尖已指向少女胸前，冷喝道：

“贫道师兄乃本出家人慈悲心肠，才允为女施主了却死店的事情，你竟敢如此放肆无礼，难道非迫得贫道们在此武当圣地，剑下油血不成？”说时，剑尖已缓缓抵进，堪堪刺到少女的胸膛。

托棺人暗中憋想着，他们口诵慈悲手拿长剑逼人去死，这成了个什么世界啊！

他虽是如此感喟浩叹，但依然不愿立即现身。

故而——

旋又忖道：我已失去五成功力，若果抱打不平，动起手来，绝对敌不过三名老道，万一丧生此处，自己死了也就算了，那岂不误了我跋涉万里，遇返中原的大事？可是我又不能枉死不救……

突见……

那红衣少女对抵在胸前的长剑，竟然不理不睬，戳指那长髯老道，怒声大骂道：

“猪，魔鬼，要是你承认刚才说过的话，完全是放屁，本姑娘立即上吊，才不害怕，但你若不当本姑娘面前承认出口，那就只好认你们这些俗仔自己动手吧！”

“动手就动手”——那“国”字脸的老道，声出腕振，剑尖又推进二分，已刺破少女的外衣。

危机瞬间，长髯老道突的大喝一声：

“三师弟住手！”

那国字脸型的道人，闻言一怔，撒剑后退。

乌髻高髻道人浓眉一皱道：

“师兄，事已至此，何不从权？”

长髯老道忽然浩叹一声一字一字的道：

“我们武当一派，之所以能挤身九大名门，数百年来声誉不坠，二师弟你得记住，这并非仅凭威震江湖的武当剑术，而是我们逐代相传下来的侠义道统……”

高髻道人肃容道：

“师弟清楚，但是今非昔比……”

长髯道人左手一摆，没等他话完，复又接道：

“武林形势虽变，武当道统不能废也，以咱们师兄弟三人的身份，联手围殴一个武林后辈，迫人上吊去死，已经谅是一桩使本派蒙羞的大事，三师弟怎样可杀死个手无寸铁，已经放弃抵抗的人呢？这实在太不对了！”

托棺人听到这里，心中一动，颇觉这长髯老道义正词严，不失为大家风范的恢宏之士，但在自己的记忆中，却并不认识这道人是什么来路？

忽听——

那“国”字脸型的道人道：

“难道大师兄是想把这位女施主放掉？”

长髯老道摇摇头，语声缓沉的道：

“愚师兄天胆也不敢违抗掌门法旨……”

高髻道人冷冷一哼，接腔道：

“师兄既不能放，又不准杀，她既不肯接受终生幽禁，又不甘心引颈自了，真可以说是四路不通了！”

长髯老道不答其言，神情之间非常苦疮，目光凝注着那兀自

粉面含嗔的红衣少女，喟然一叹，道：

“女施主……”

他苍凉缓徐的道：

“女施主虽则刁钻顽皮，但其错在于贫道未曾先将女施主心愿问明，君子说话算活，待贫道去后，望女施主能引颈自了，尚可落个全尸，除此已别无他途。”

他仰首浩浩叹一声，又道：

“自古艰难唯一死，愿武当侠义道统永传不坠……”举剑往喉间抹去。”

他出语含混，谁也未曾料到有此一着！

红衣少女与他距离最近，娇躯微晃，骈指向他握剑脉腕点去。

“国”字脸的道人剑一挥，格向长髯老道的剑尖。

高髯道人剑化数点寒芒，分袭红衣少女上盘各大要穴。

红衣少女功力虽差，但身形快捷，指法诡异，又在长髯道人未曾防范之下，竟被她一指点中脉腕。

“当”的一声，长剑落地。

但是——

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瞬间，高髯道人的剑锋已袭上红衣少女的上盘，而那“国”字脸型的人格出的长剑，蓦而中途变式，又向她胁下电奔似的削去，存心要红衣少女隔屁！

红衣少女左右受敌，上射微挫，游步闪躲中向高髯道人连出三掌。

虽然……

她避开上三路的穴道，但胁下却被“国”字脸的老道削去大片衣襟，雪白的肌肉上也划出一道殷红的血槽。

一声娇呼，一声厉喝之下，三条人影乍合又分，变生猝然，结

束也挺快的，只一下子。

长髯老道沉声道：

“女施主干嘛救我？”

红衣少女似是忘了肌肤之痛，竟而咯咯笑道：

“我是不想叫你死！”

她旋又冷哼一声，朝那“国”字脸的道人道：

“以后三剑还你！”

“以后！”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她竟还想到以后，可见她既不想死，而且也天真的可爱！

“哼哼！恐怕你已没有以后的机会了！”

高髯道人浓眉耸动，缓缓前欺，面罩一片杀机！

“二师弟！”长髯道人目如冷电，向高髯道人瞪去。

高髯道人无可奈何停住，道：

“师兄。”

长髯道人冷峻的喝道：

“你们这种行为，毁了愚师兄名声事小，毁了本派数百年的侠义道统事大。”

他目光一凛，望向红衣少女道：

“此乃两全之举，女施主阻挡了贫道，只恐本派掌门法旨之下，你也难以……”

红衣少女冷笑道：

“什么侠义道统？什么掌门法旨？什么两全之举？我才不管这些，我只知道好好的人就应该好好的活，死了一全也不全，终生幽禁，失去自由，比死还难受！”言下一派天真无邪，仿佛对江湖中事毫无了解。

高髯道人十分不耐的沉声喝道：

“但眼下生死两路，你必须抉择其一！”话声中，又自前欺。

长髯道人又是叹气连连。

但暗影中跟着传来一声冷笑，笑声虽然低沉短截，一响即没，可是却入耳清晰，令人心泛寒意。

三道人齐都身躯陡然一震，全都明显的被吓了一跳！

高髯道人旋身喝道：

“何方鼠辈？”

长髯道人沉声道：

“何方高人？”

“国”字脸型的老道足上微垫，凌空扑去，哪知方至中途，忽而一个“鸱飞青云”，复又倒纵而回，面现骇诧。

“江湖未进，过路之人！”

随此冰冷的简截话音，树影下缓缓的走出个双手举着一口黑漆棺材的白衣人影。

此人突然现射，不但使武当三道同感震惊，而那红衣少女更觉意外。

搞了半天——

她方始明白，原来这口棺材并非为她而备，当然，这白衣人亦非武当道士的同路了。

武当三道目光齐都向举棺人集中过去。

若是这红衣少女趁机而遁，倒是个大好良机，但她不知是好奇？抑或是呆了竟然放弃了这稍纵即逝的瞬间。

托棺人白衫飘飘，缓徐的前踟两丈，才无言的停住了。

武当三道情不自主的被他那从容气魄，和举着一具乌亮棺材的动作，骇得各自后跨一步。

长髯道人沉声道：

“施主来意为何？”两只冷电般的神瓦，直射着对方那口乌光鉴人，高举过顶的棺材。

“路遇不平，拔刀相助！”

语音铿锵，字字如刃如冰，重重的追击着武当三道的心弦。

长髯道人心念数转，道：

“贫道武当‘虚春子’。”

而后他一指高髯道人，道：

“这位是二师弟‘空春子’。”

他转身望望“国”字脸的道人，又道：

“三师弟‘幻春子’，以施主这份轻功臂力，一定大大有名，不知大名怎样称呼？”

托棺人耸肩道：

“江湖小卒，莫名莫姓。”只是冷冰冰的简单八字。

他身穿月白长衫，却戴了顶黑色风檐，看来不伦不类，帽檐拉得很低，遮住大半截面孔，复被头上棺材挡去月光，难见其“庐山真面”，使人直觉得他既阴森，又神秘而又古怪极了。

长髯道人“虚春子”心神暗凛，颇感这不明来历的托棺人，冷傲得简直可怕，言自沉吟间，高髯道人空春子嘿嘿笑道：

“无名鼠辈，不自量力，贫道就先成全你了。”

长剑一挥，震起一片龙吟轻啸。

托棺人忽然纵声狂笑起来，声若虎啸猿啼，山鸣谷应，动人心魄！

红衣少女定力较差，立即感到心旌摇动，却又暗笑在心，这下有救了。

突听“空春子”暴喝道：

“无名鼠辈，笑什么？”心里欲在暗自惊惧对方内力之充沛，是以长剑挥出，身子欲未移动。

托棺人重重一哼，道：

“不错，在下确是无名之辈，而‘武当三春’也不是什么大